

湮没民间的文化宝藏

——抗倭英雄方逢时古墓探秘



方逢时是嘉鱼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高官之一，其墓园石像自明代保存至今实属难得。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墓葬形制辽阔和精美的石刻具有很高的历史、艺术价值。同一个人的不同的墓地构筑风格，反映了官葬和民葬的丧葬礼制差别以及民间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。

■记者 罗峰

A 抗倭敌功勋卓著

“邑之东北，滨江有山，蜿蜒联绵，有若屏障，曰百匹山。”在嘉鱼百匹山（今马鞍山）的南麓、金虾湖畔，有一个叫方家庄的村庄，它是明代兵部尚书方逢时的庄园。因其在县城之东，故又叫东庄。

生于明嘉靖元年的方逢时为嘉鱼县鱼岳镇人，与张居正同朝，曾官至兵部尚书。方逢时从小就智勇超群，天资过人，18岁乡试中举，19岁便成为进士，并进授官位为宜兴县令。他一生最大的功绩，莫过于抗击倭寇和促成蒙汉间的和谈。

说到抗倭英雄，人们会想到戚继光、俞大猷，对方逢时却很陌生。而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，戚继光、俞大猷竟都是方逢时手下的抗倭爱将。1562年秋，方逢时临危受命，被调往抗倭前线，担任广东按察司兵备副使。他亲身督战，指挥总兵俞大猷、参将门崇文等，大败倭寇。在6年抗倭中，方逢时威震南越，潮州、惠州一带的富豪乡绅争相为他立生祠，以示内心的钦敬。

在荡平南方倭寇后，方逢时很快又被调遣到北方镇守边关。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屡次击败胡虏的进犯。1570年，方逢时抓住蒙古受降的契机，与边臣王崇古、内阁大臣张居正、大学士高拱等人，力排众议，促成了蒙汉之间的和谈，结束了双方二百年来兵戈相见的战争局面。“这一历史性的转折，不但将蒙古纳入到了中华帝国的名分秩序和朝贡体制，还换来了宣化以西沿边蒙汉间六十年的太平生活。”嘉鱼县博物馆馆长朱强称，方逢时一生经历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从19岁出道到60岁归隐，为大明帝国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B 名臣墓现状堪忧

明万历八年，方逢时上书辞归，神宗朱翊钧御书“尽忠”二字赐之。回到嘉鱼后，以野人自称的方逢时对美丽幽静的方家庄热爱无比，他在那里构屋三楹，种竹数丛，垦田数亩，离世隐居。其间，他还请旨加修四邑公堤，修筑嘉鱼县城。

方家庄四组组长徐立新向记者介绍称，关于方逢时墓，目前已知的有两处，方家庄墓地很大。

据徐立新回忆，听上辈讲述，上世纪60年代，时任村支书的伯父曾带领村民对方家庄墓地进行过一次挖掘。当挖到“八”字形的墓门时，由于害怕暗器而不敢进入，之后又用土将其重新填平。“方逢时为武官，且嘉鱼民间传说其棺葬有48处，村民难免有所忌惮。”徐立新解释道。

相比较而言，方逢时伏龙山墓地保存要好一些，辽阔有周环石雕青石板、

墓碑和石香炉。墓碑上还刻有“明柱国少保兵部尚书光禄大夫方公逢时，一品夫人妣余氏墓；嘉庆五年夏月，七世孙承保暨合族公立”的字样。

2010年4月，徐立新被村民选为组长。出于个人对文化的爱好和重视，他积极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，推动方逢时古墓的保护工作。2011至2012年间，方家庄先后挖出一些石制动物。“多年前，还有一些石桌、石凳、石坛等半露在外面。一些村民建房时，由于搬运不便，只好采取就地掩埋。国家文物局也曾前来勘探过，墓地中应该还有其他许多尚未出土的文物。”徐立新说。

在方家庄村前的文化室旁，记者看到了两米来高的巨型石马，旁边还有石羊、石狮各一个。“这些文物大多难以移动，只是暂时放在文化室前的空地上，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处理办法。”徐立新显得有些无奈。

C 恩良策就地保护

谈起方逢时墓，作为当地文物专家，嘉鱼县博物馆馆长朱强可谓最是熟悉。他向记者介绍称，1963年方家庄村村民建房时，曾挖到墓窖。窖外有石板，石板后面有用石灰、糯米结成的墓壳。1992年调查时，该墓园已不存在，改建为1000余平方米的稻场，有石人1个（仅存一双脚和基座）、石马1对、石狮2只、石龟1只、石柱7根。目前，该墓地仅存300平方米场地，石马1只、石狮1只、石羊1只、石柱7根。“伏龙山墓地还曾在2005年遭劫，地面石刻8块被盗走，好在失窃文物不久就被全部追回。”

对于方逢时墓令人堪忧的现状，朱强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。“方逢时墓是嘉鱼县唯一的一座尚书墓葬，是明代嘉鱼人撑起了朝廷半边天的历史

见证物。同时，方逢时本人也是一位抗倭英雄，值得后人缅怀。”他建议，古墓葬的保护要遵循就地保护的原则，尽可能地恢复原貌，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，特别是在城中村的开发过程中，要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，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，是人类发展进程的见证物。

同样关心古墓保护的徐立新称，他希望相关部门能支持方家庄，修建一座尚书公园。“方逢时墓不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对嘉鱼的经济发展也有着非凡意义。”徐立新希望利用名人效应来打造有特色的本土文化和旅游、休闲娱乐景点，利用一加八城市圈的地缘优势，吸引游客，扩大嘉鱼的知名度，带动嘉鱼经济的发展，实现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。

圣人足迹留通城之吕洞宾斗法黄龙寺

■黎时忠 郁林

吕洞宾，唐代道士，后道教奉为神仙，是“八仙”中传闻最广的一位仙人。一说为唐朝宗室，姓李，武则天时屠杀唐室子孙，于是携妻子隐居碧水丹山之间，改为吕姓。因常居岩石之下，故名岩；又常洞栖，故号洞宾。

传说吕洞宾游历四方，曾来到黄龙山，正值黄龙寺超慧祖师给弟子传经授法，于是在座旁窃听，被发现后两人斗法。祖师离吕洞宾二丈多远出拳，吕洞宾飞来二剑。祖师凝神静坐不动，默念神咒，轻扬拂尘，双剑飞出窗外，直落寺左观音井中。打败的吕洞宾被收为祖师的弟子，在黄龙寺中边干侍客杂务，边学超慧祖师的佛法。吕洞宾三年正果初成，法力高超，祖师命其取一剑出山，留一剑镇山门。

祖师命吕洞宾取剑，宝剑却纹丝不动。超慧告以背取之，吕洞宾以背向井，左手紧抓井上石亭柱子，右手反转紧握剑柄，脚踏井沿，运足其气用力。剑抽取出来了，而柱子上掐入了深深的二道指痕，井沿亦被其撼动，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现黄龙寺虽然衰落，但寺左观音井沿柱子上，吕洞宾手痕足迹仍清晰可见。吕洞宾与超慧禅师斗法败北为其护法弟子后，黄龙寺名声日震，有“法窟”之美称，寺前三门寺冲口石梁上“法窟”二字至今完好。

吕洞宾还在通城流传着黄龙山天岳卖墨的故事。古时天岳关下的大坪天井山，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须发皆白，身背包袱，步履艰难的老者，兜售读书人写字的条墨。当有人问起售价时，老者售的条墨每条需要一斗米。所有买墨的人都嫌价钱太贵，一直没有出售。时近中午，在天井山私塾读书的艾熙亭，在放学回庄稼的路上碰上了卖墨的老者。艾熙亭问道：“老人家您怎么在这里？您的墨卖出了多少？”老者叹息着说：“哎，都不识货，嫌价高，今天还没卖一条。我连中饭都吃不上了。”艾熙亭觉得老人可怜，于是把老人带到了家中，按一斗米的价钱买下了一条墨。老者刚出门，艾熙亭的父母就责怪他不该擅自作主张高价买下条墨，并责备老者不该欺哄小孩，把墨卖那么贵。然而眨眼之间，老者已消失得无踪影。大家正惊讶间，艾熙亭把刚买的墨在砚池中一磨，顿时一股清香在整个房屋中弥漫开来。大家惊喜不已，顿觉事情奇异。此后艾熙亭不仅中了举人，而且一身清正廉洁，不事权贵，称誉四方。至今当地流传有俗语四句：“洞宾卖墨游天井，世间凡人都不识。只有熙亭买一条，莽袍玉带挂在腰。”

《通城文史资料》收录有吕洞宾的诗作《过黄龙呈超慧禅师》：“铁牛耕地种金钱，刻石儿童把贯穿。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内煮山川。白须老子眉垂地，碧眼胡僧手指天。欲问个中还会得，此元元外更元元。”明《隆庆岳州府志·卷十八》录有吕洞宾的词篇《沁园春》：“昨日南京，今朝天岳，倏焉忽焉指洞庭，为酒渴时浩饮。君山作枕，醉后高眠，谈笑自如往来无碍，半是疯狂半是仙，随身在，有一襟风月，两袖云烟。人间放浪多年，又排辩东华第二筵，把珊瑚砍倒，栽吾琪树，天河放浅，种我金莲，槌碎琼瑶，翻蓬岛稽首虚皇玉案前，无难事，信功成八百，行满三千。”此一诗一词中的内容，进一步印证了吕洞宾在通城黄龙寺和天岳关的活动足迹。